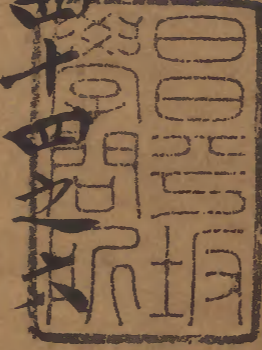


晉書

七十四之七十六

34
15

有傳
桓彝
王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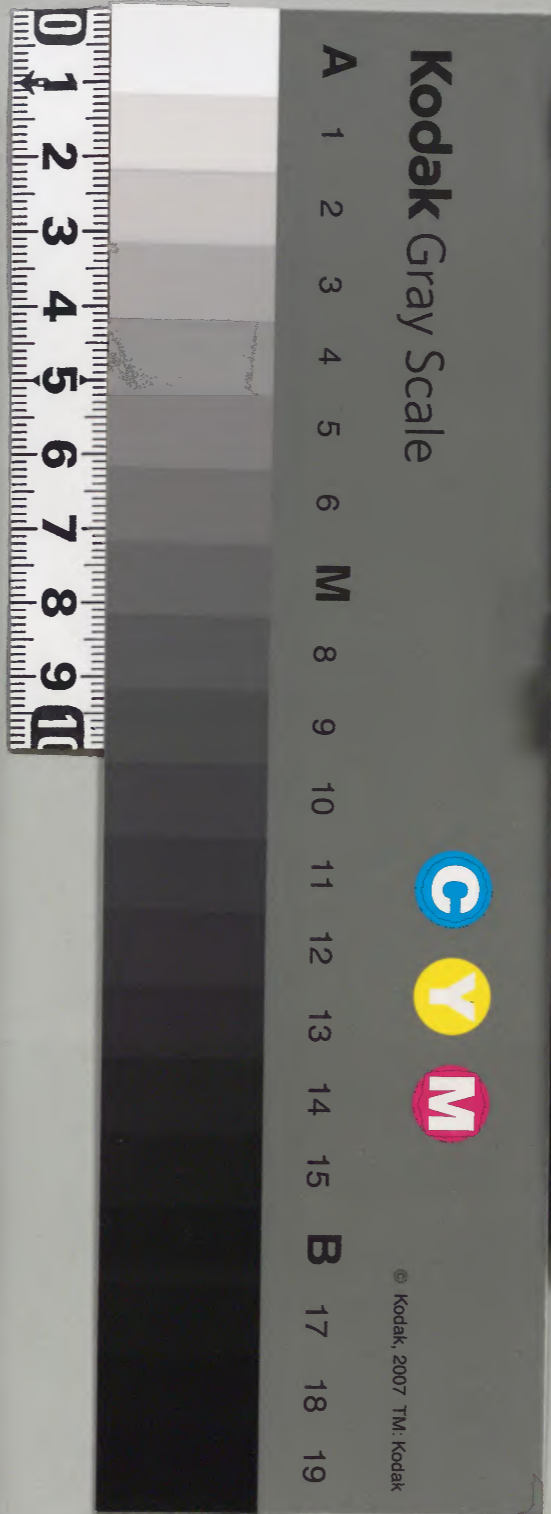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六〇函	一三四架	五九四三號	漢書類
			東漢書門

漢書門			
三四冊	一五二函	五九四三號	類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冊數	34 (22)
函號	280 27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淺御撰又庫

桓彛

子雲
虔子振

雲弟銘
虔弟石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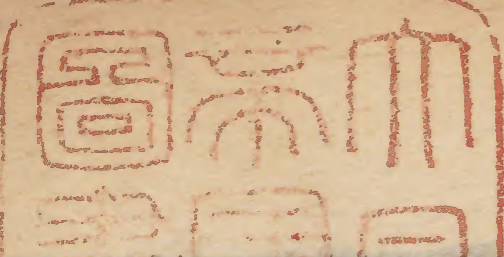
銘子石虔
石民

石生
銘弟秘
剛子胤
徐寧

石綏
秘弟沖
剛弟謙

石康
沖子嗣
謙弟脩

桓彛字茂倫燕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
顯官至郎中彛少孤貧雖筆硯處之異如性通朗早
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按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
孩抱時人方之許都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顛所重
顛嘗歎曰茂倫嶽嶠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



三〇七十二

子

赴齊王固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途道
今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
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彞以疾去職嘗過興
縣縣宰袁海徐寧字安期通明博涉彞過之欣然停
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夜亮每屬彞竟一往吏部及
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彞曰人所
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
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
拜彞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
丹楊丹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

實居之竊謂桓彞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
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
今外務美輕欲停此事彞上疏深自撓無以分之任
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輒結名義遂相彞宣
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彞糾
合義眾欲助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黨助山人易
擾彞以須後舉彞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
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
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彞尋出石頭會朝廷遣
將軍司馬流先遣惡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彞以

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以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

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成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冲溫州有傳

雲字玄子初為驃騎郎充參軍尚書郎不拜龍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我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無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四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儼節雲招集衆力志在兵多所枉濫衆皆

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為

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

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

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

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

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

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

桓罷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守逐太守桓淡據

苑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

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

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

廣并前五州軍事符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璠距之

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璠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

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

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胤與序守游軍沔漢為涼

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

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桓監河北軍事充

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

北鄙六元初遷正西大將軍開府謄上疏固讓曰臣
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輝論道之作弼三猷以之時
豈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功簡以異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又臣登庸賢雋臣以振策有冲天之
舉涓瀆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一造光千載是以
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遠不以擬心臣
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造不能闡揚
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二華戎尸素
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
廻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及符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
護梁州五郡軍事成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
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成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
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
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簡賜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
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與言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
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嘗行一國中有謠云誰謂
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為名以應之唯石
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一石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總一父在荊州於獵

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督軍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閔，冲為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璽于石，獨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

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頓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閭震率眾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淮屯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遂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逐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三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軍。追論平閭震功，進爵

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第振
振字道金少果銳而無行玄為荊州以振為揚武將
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允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
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
徽成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
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
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謁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
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彝死大
怒將肆逆於帝謙苦諫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
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琊王領

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
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欽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
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
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
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
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
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
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
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
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涪城復隴江陵荊州

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
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
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
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群書尤善老莊常獨
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
豁爲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
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
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
射發則命中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

坐石秀未嘗屬口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
然不答安甚恠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
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
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
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
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冲上疏
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
守戍夏口與石虔攻符堅荊州刺史梁城等於竟陵
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符堅將慕容垂姜

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
 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
 石民無以才望甚為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
 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符堅敗於淮
 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
 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
 慕容瓊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
 樂時符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
 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
 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

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
 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
 太守王遵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
 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
 史會稽世子元璠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
 之及玄用事以為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熙元顯時為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
 將軍玄敗石熙走西陰中聚衆攻歷陽後為梁州
 刺史傳歆之

石崇傳為女所困文為荆州將軍累遷
荆州刺史封侯及為武陵王其女傳

祕字君平少有才學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温抑

而不用久之為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

馬歎勞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

勳平還郡後為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

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温入

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罹罪者甚衆祕亦免官

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祕與温子

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絕先遣力

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

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

曰祕受遇先朝是以死之而頗有讓表以栖尚告誠

兼有疾疾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

戚祕為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

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胸通先冲平長子蔚

官至散騎常侍海鹽將軍玄篡以為醜王

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

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重鎮鑿護軍西陽

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守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

陽順陽、雍州之京兆、初六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
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
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
州刺史、領鎮寧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
也、獲襄將張駿、揚、凝、守、徒于、三陽、沖在江陵未及之
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
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之、遷還所鎮、初彝亡後
沖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
沖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
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

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
之六軍事、南中郎、封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
而溫薨、孝武帝詔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
軍事、楊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
而不及、大殮、沖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
舉凶事、求還官庫、許沖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
大辟之罪、皆自己、沖既在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
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沖既代溫居任、則盡
忘王室、或勸沖誅、時望等執權、衝不從、謝安以
將望輔政、為憂、情歸沖、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

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都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入殿時丹楊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旣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沉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

氏賊自奔東胡醜類實繁而四野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凌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褫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都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敵賊若果驅六羊送死河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

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
其憐憫皇威闕諭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
發旆遲速唯宜伏碩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荅
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
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筭重復忠國之
誠形于義百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
以無道臨之黷武竄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
以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筭想
與征西協參令圖吉加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
沒於是罷兵俄而詔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

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
嗣爲江州刺史冲將之喪帝於西堂賜錢五十萬
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賜賜文武謝安送至
漂洲冲旣到江陵時苻堅盛冲欲阻江南乃上
疏白自中興以來荆湘州皆以隨宜通轉臣亡兄溫以
石季龍亂經略中原區區以路遠而鎮之事與時
遷勢無常定且其者竟請示之以弱令宜全重江南
輕成江北南平學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
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以上西平餘里北枕大江

西接三峽若狂然送死則藉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
為江路不去遂乘其隙墜業罷為易臣司存聞外報
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
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飢荒又冲新
移草創歲運米三十万斛以饗軍資須辛豐乃止堅
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襄寇南鄉盡鍾
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璽南中郎將朱序
擊之而輿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自咎書上
疏送章即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詔冲諮
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寇

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
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
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
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
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荆
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
詔從之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
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輔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
為輔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
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

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
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
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
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
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
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
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
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
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
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

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
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
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
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
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眾又寡弱天
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勲克舉又知
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憂死病而卒時年
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如故謚曰宣穆賜錢五十萬
布五百匹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遺其妻送以
新衣冲大怒從令持六其妻後送之而謂曰衣不經

新何緣得故冲英而取之合與之同而劉麟之為長
史麟之不屈親往送之禮之甚厚又麟之子長沙鄧
粲為別駕備禮盡恭以不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鄧鑒
庾亮庾翼臨終皆有嘉樹置親戚皆許獨與謝安書
云妙靈靈實尚小立足可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
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
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
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懿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
冠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

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位事簡約脩所住齋應
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
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
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在八世盡責甚以恬退見稱初
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以心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
令玄篡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
善著則祚遠勳彰故重殊以三益之志蒙後晉國子
文之德世嗣獲存故本尉冲言藩陝西忠誠王室諸
子染凶自貶罪戮念冲遺勳用懷子懷其德宜見

於省以獎為善可特全生命世子新寧反東陽太守
殷仲文永嘉太守駱謙等謀反陰欲立殷為玄嗣事
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
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
拜尚書驃騎大將軍顯引為諮議參軍轉司馬元
興初朝廷將代玄以相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
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為持節都督荆益寧梁
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
既用事以謙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

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為寧
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
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楊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
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懷尤不
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
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謙縱稱藩於姚
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
下興問謙謙曰臣聞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
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
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方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

麟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
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
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
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
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
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
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車而
揚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
段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

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
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
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之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
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索誅牢之尚之并許仲堪無
罪獨被降誅於是詔復由堪荊州刺史中丞江績奏
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
疑誤朝筭請收符廷尉特詔免官尋代三疑之為中
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為征虜將軍江州
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
徐亮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散騎常侍玄

墓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郟人也少知名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
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
中累日愛恹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解署訪之云是
興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
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
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宦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
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

死原軫免胄慄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沉
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咭響或以變其音貞
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
周庚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
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
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浚巡於內
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地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
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
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
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弈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

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興度豁
重世冲秀雙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
為羣歸之篡亂曷足以云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五

列傳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唐太宗皇帝

御撰

王湛

子承坦之子也

承子述愉

述子坦之

禕之

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

寸龍穎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

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

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心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

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而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

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其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

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省耳濟請言之湛曰剖
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
湛略無子姪之歎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
留連弥日累夜自視缺然乃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
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
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豔物不湛曰亦好之曰騎此馬
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處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
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
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瀛曰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
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敗如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

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

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

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

一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

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

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

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

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

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

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

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

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

歷秦三文學太子洗馬

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

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

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

所脩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

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

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

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祖功樂廣焉永寧初為驃騎參
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
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
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
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
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
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
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
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困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

覺日暮承曰鞭撻審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
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
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
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
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為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
甚見優禮承少有大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
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皆
出其下為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
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為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

詞

述字恆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守約不求聞達性
沉静而堅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愛之恬如也少襲
父爵年二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
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恐以在東米價述但
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
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
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而貴不減祖父
但曠冷微不及耳康帝為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為
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
更冰征虜長史時庾翼以累有妖怪又猛獸

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
鄉不審此為筭邪將為情邪若謂為筭則彼去武昌
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
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
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疆胡陸梁當稽
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又江州當汭流數千
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
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
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
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為内外形勢使闕關之心不

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
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
忌忘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周惡糜弘之謠而成褒
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
者蓋不少矣讓避之道苟非所害且當擇人事之勝
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國名可保矣若安
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何近移夏口則其
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為家固審此舉
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山補臨海太守遷建
威將軍會稽內史范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

關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
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
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巡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
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異幽平
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
如故述每受職不為虛讓甘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
子坦之諫以為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
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
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為桓溫長史溫欲為子求
婚於坦之及還寧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

膝上坦之因言溫音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
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
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無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
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
頗受贈遺而簡家具為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
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
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
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
為當時所嘆但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
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林以履齒踏之又

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
克為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
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
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
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
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
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真壽致仕之年不為此公婆
娑之事情言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
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
日而年衰疾潛永無復瞻葺干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

立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温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故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温竟無以奪之退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却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却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為尚書即坦之聞曰自過二來

尚書即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舉遂止簡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為大司馬桓温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為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知加之本石理有自巫宣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蓬蒿壯軀放玄

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
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蕙忘
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
虛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為其然或不獲已而然
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
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
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
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沉下斯者乎先王知
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
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焉

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志利損而
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
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
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
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
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
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
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
籍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
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少故曰魯酒薄而邯

莊園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
肆人以克己為取士以無措為通時無履德之譽俗
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
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杖
脩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
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
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
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
物用之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
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

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
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
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
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
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
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
任為責恭順無為則感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豈
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
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專專親親信納大
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

秋尚言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共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踈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入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

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聰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口具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師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深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素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

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
未易為人坦之荅曰具君雅言此是誠心而行獨往
之美然恐非六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為人之體韻猶
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
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
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
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
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
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
思書徃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

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
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
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
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盡而愈隆謙義生於不足故
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
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與觀之則謙公之
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久之所貴我不
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益故君子居之而每加
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仁期當匿迹在於遠顯
而不在于求是在於是謙光之我與矜競而俱土卑挹

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
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為貴也夫軌道確
然示人易矣坤道隕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
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共由此觀之則
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熾於人事今存
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
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
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若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
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
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

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
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
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
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
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
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
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

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
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
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
國寶既死出愷為吳郡內史愉為江州刺史都督豫
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為丹楊尹及桓玄
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為吳郡病
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揚佺期舉兵
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
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
內史玄篡位以為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

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
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
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庶隅婦父譏安惡其傾側每抑
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
不為餘曹郎甚怨望國寶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
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與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為
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三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
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
中書郎范曄國寶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
三八九

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審審由是出為豫章太守及第悅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悅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夜女子夜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燕國寶素驕貴使四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馘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為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

坐免官頃之復職愈踰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踈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白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為忠將納國寶女為珣妃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珣為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為心腹並為時之所疾國寶遂乘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

將軍丹揚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亞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攻兵權以迎奉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淵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

詔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

相識自可見詎審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
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審使報玄玄束帶造之
始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
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
之為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
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弈葉
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
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
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
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
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
父常有慘怵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
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為殷
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
降時人每謂為試守孝子桓玄之為太尉綏以桓氏
甥甚見寵待為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
建義以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
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謚桓胤齊名為後進之秀
謚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
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
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
軌軒冕莫與為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為楊駿腹心
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
侯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
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
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

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叅世子東中郎

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

以道險不行元帝征相以為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

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為叅軍爵九原縣公敦

在石頭欲禁私代州秋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

庶震懼莫敢異議時獨曰中石州有菽庶人採之百姓

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

殺周顛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

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

敦猶銜之出為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

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
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為丹楊尹嶠
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忌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
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
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
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
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為謝玄參軍為玄所遇丁憂去
職服闋還都上齋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為

晉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覽朝權道子頗納
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
怪書行於世

荀崧

子蕤 弟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或之玄孫也父頽
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為拜親之友崧志
操清純雅好文學齒齒時族曾祖顛見而奇之以為
必興頽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

郡袁侃謂侃弟奧口近見荀勗子清虛明理當不及
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廿六為名流所賞如此泰
始中詔以崧代兄龔父爵補漢陽王允文學與王敦
顧榮陸機等友善謂王倫引弟相國參軍倫篡轉護
軍司馬給事中相遷尚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
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未至而母
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辱從車守喪號泣賊至
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
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
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

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以勲進爵舞陽縣公遷
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
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
其小女灑求款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撫
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
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願等潛軍穰縣獲曾
從兄偽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祚徵拜尚書僕射
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廵早亡二息序欽
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顛
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龔封崧哀序孤

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脩學校簡省
 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
 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
 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
 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
 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
 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
 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
 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
 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

山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而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
 雍告朔班政鄉飲太射西唱尚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
 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
 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
 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則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
 選張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皇儒教傳稱孔子沒而
 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
 遺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
 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帝崇儒學士遺文
 於今為盛然方疇昔之臣學不章句才不弘

通方之華實儼風殊絕思竭膏粱增萬分願斯道
隆於百世之上指紳士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
皆三分置一博士舊置博士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
計今猶未能半宜及茲即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
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苗穡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
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
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
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之夏造滕親

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
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
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
於漢朝辭義清醇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
志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
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
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新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
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
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
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網載之

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
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授戈猶
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
者許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
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為尚書左
僕射及帝崩群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
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議以為禮祖有功
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
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彌曰中宗既而與敦
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降

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
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
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為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
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
平樂伯坐使威儀為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
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秘書監給親兵百二十
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
與王導陸機共
亦侍從不離帝側
亦從帝幸江表崧時年老病篤

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亮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
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秘書
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
內外任實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難忘之地
有累如之危朝士為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
之以智險而不懼扶侍至尊繼繼不離雖無扶迎之
勲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
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歲同至守終純固名定
隘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
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秋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

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頽散苟有一介之善
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
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

裴黹嗣

裴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相遷尚書左丞黹有儀操風
望雅為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
封温黹言於帝曰若温復假三歲北平河洛倍復園
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黹請常侍少府不拜出
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郡太守子籍嗣位
三散騎常侍大長秋

美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過蘇峻難隨父在石頭以甚愛之恒置膝上美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是以殺賊毋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三美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道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為參軍穆帝又以為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為長史既到裒謂佐史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喜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除北中郎將徐州軍事假節殷浩以二十八中興方伯兵使參軍鄭罷戍淮之石甌尋加監青州美自鎮來朝時蔡謨欲加大辟以問於美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救之傷將王騰趙盤擒騰盤逃走軍次琅

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美之少者美至鎮發二州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雋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美邪郵城北境騷動美討之蘭已沒美退還下邳留將

諸葛攸高平太守
遂蕭鎡二千人守秦
城甚為邊害羨自光
臨陣斬蘭帝將封之
甲大亂羨撫納降附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帝聞之歎曰荀公
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

范汪 子霽 汪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器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

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
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
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
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
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
乃遁逃，西歸庾亮，温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
峻之虛實，咸恐賊疆，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
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
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
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

壯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
及時慕容蘭以數萬眾屯汴
水，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
曰：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
行衆心以疾，葛解職後除右
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
士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

為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却鑿
掾除死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為亮佐
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
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申
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
軍翼全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
為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
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
既至之後垣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
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
生產始立而

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
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
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
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為孤懸兵書云知彼知
比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
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
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
門戶事任憂責莫大焉然終年菲心情所安是以抗
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釁
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

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為後圖若少
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
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為長史桓溫代翼為荊州復
以汪為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
興縣侯而溫頻請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
京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
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
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楊州之晉陵諸
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溫北伐
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懼溫不

敢執談者為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
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
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
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
損乃白亡兕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
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
弟審最知名

審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為相將辟之為
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
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審以為其源始於王弼何

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荅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

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之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梁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魚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竊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業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竊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

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竊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竊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竊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竊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竊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

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然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為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方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竊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

人戶明考課之科脩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為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入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遠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止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為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

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為中殤以為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審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審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

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弥廣江州刺史王
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竊入叅機
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籍郡城先有六門
竊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
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竊自置家廟又下
十五縣皆使在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
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竊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
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
竊嚴威屬縣惟令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
詔曰漢宣云可與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竊

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
為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竊所務惟學事久不判
會赦免初竊嘗患口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
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
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
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
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
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旋蘊於曾
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
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

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
十三卒于家初竄以春秋穀梁氏朱有善釋遂沉思
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訖而徐邈復為
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為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
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
廷尉奏殿中帳吏孫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
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搥登
聞鼓乞恩乞恩叩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
暎議以為二八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

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
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
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
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
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
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
既許宗等有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續父者豈
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
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頌笑
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

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與怨讟此為施一恩于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為祕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負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冲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

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筆門陋巷晏如也人未知識惟王道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負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

正德十年

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羨之累
 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
 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
 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
 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
 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
 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
 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
 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
 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

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苛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
 及温為荊州惔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
 彌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為軍司帝不納又
 請自行復不聽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
 為必尅或問其故云以論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
 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
 憑卒為義士眾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莊老任自然趣
 疾篤百姓欲為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
 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為之諫云居官無官官之
 事慶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後綽嘗詣褚裒

言及悵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恸曰
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
為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
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
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及其才自謂必參時彥
初欲詣悵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悵處之下坐
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悵清言有所
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

皆驚悵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
船須臾悵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
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率為理窟官至吏
部即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
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
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禪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
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
之及長清和有惡理留心文藝身嚴浩稱之曰康伯

能自標買居然出羣之器潁川庾懌名重一時少
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
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一日之失舉秀
才徵佐著作即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
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
為侍中陳郡周勰為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在老
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
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
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
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者公

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為是非
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
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猶以我之趣可得而詳
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己者也必以高從卑以賢同鄙
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
其貴者也執如執紼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
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高豈殊哉捨此二者
而更求其義雖萬物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
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二影變之與形聲相與而
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必若乘理當而均彼

我降挹之義於心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
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然其行己必尚於至
當而心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
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者則其賢之清立非忘懷於
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焉其所宜在我則矜值其所賢
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實言善非伐
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
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
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
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盡存我之理未冥於內

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其體有而擬無者聖人
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
之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
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敷謙爻皆所以存其所
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
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後物之迹以逃動者
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
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楊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
既疾病占他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
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璿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三澗門濱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
佐叶宣尼之遠莫觀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
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
甚一時朝野起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
有闕於旂常考德清規之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
遠冲矜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
箋情嗤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
允釐於衷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微
音保其榮秩羨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
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場多虞憲章率備天

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履餽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
明王之彝典窮本者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繡栢雕楹陵
跨於宸極_四麗珍冶質充物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
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猷履孝居忠
無慙徃烈記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崧則思業該
通緝遺經於已文系汪則風飈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
推而言俱而雅士_八韓雋爽標置鉄群勝氣籠霄飛
談卷霧並蘭芬_九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慶冲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
雖屈高風不墜猗歟後以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芳士林

揚則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於部其家荀范
令望金聲遠暢劉韓天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歲雜
青史

列傳第四十五

晉書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慶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
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
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
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
歸洛陽委弃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
惟舒一無所取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
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叅鎮東軍事出補滎陽令明

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諡曰後將軍
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
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
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
士加散騎監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
為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
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
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
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
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韶州刺史將軍都督持

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
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
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
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鄒
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
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
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
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眾一萬與庾冰俱渡浙
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顏延之等皆起義以
應舒舒假節揚威將軍督護三吳軍事颺監晉陵軍

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
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
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
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
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
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
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
烏苞亭並不敵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
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
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

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
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
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
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
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
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
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
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
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
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

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
立行三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
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
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為
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崑之嗣子陋之嗣宋受禪
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己恒以自隨出則
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
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卧處

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
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
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台舒舒即與道守俱啓明
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
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不隨舒之會稽及蘇
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
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
太守以遺表不拜舒傳身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
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
書令吾群從死已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

爾吾復河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三部事是武將軍鎮于湖成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

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大傅掾轉叅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即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弃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詔祭酒王敦啓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齟齬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持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

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

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誓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今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廩代為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廩為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廩廩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廩擊曾曾衆潰廩得到州廩性雋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正風飛帆暮

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
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庾在州大誅戮侃
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太失荆士之望人情
乖阻帝乃徵庾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
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
庾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
得志以庾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
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
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
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

並盛年雋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庾明古多通鯤達
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
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願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願之
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
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
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
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
敬弘義熙末為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
傳祗辟為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

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
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
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
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
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
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
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若我彬曰伯
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
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
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

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
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
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
若頭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
彬諫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
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陵為敦所
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
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
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
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

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疆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觀衰危必與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乘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内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

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舉從作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之彪之曰亡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三不廷遂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里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之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辜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稭帝發詔令受之彪之

四

卷四十六

七

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
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
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違其意將謂郊
祀必赦至此時凶惡之輩復生心不僥倖矣遂從之
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
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
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
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
所用未有明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起用
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

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
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
下計者自為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
既尔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依抗表
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區區豈有
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誠諫
以成敗當必從旃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
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恩恩先自猖蹶浩曰次大事正
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
帝旨累不進言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遠彪之上議曰

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
將蒞任責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
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善故黜陟辰
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靈百代凡此之類其能
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馬道不修其責清
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法去來更相代
補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備朝風未澄者
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
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

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
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
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妙可以并太常宿衛之
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
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
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
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
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住所帖而
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
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

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
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
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
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久彪之又言
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
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
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
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
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
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

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
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
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
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
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
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遣使彪之舉可以代奕
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
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
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
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今不與殿下作異者耳

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
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
餘口桓溫下鎮始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
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
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
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
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
之溫復以為罪乃楹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
之後為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
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

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履光傳
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
如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
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
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
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
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
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群
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
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

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温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

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及今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

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
 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
 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
 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
 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
 保國寧家朝政為允豈以脩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
 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
 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謚曰簡
 二子越之撫軍叅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世奉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
 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
 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
 傲自負有罔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
 主且群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勲業
 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
 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囁文 兄子駿

虞潭字思與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
 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

有檢擄州辟從事主簿遷大司馬齊王罔請為
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道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
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稭等至陽太守華恢上潭領
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江討以軍功賜爵都亭
侯陳郡以潭東下討繁弟璿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
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庶得其所又與諸軍共
平陳安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
討江 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
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
宅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

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
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為晉王
吟也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
允亮元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
六姓共起義軍眾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
難上虞明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
即受命義眾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
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
前鋒過浙江追躡元潭次于西陵為坦所獲會充已
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

即位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
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
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
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
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
率眾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
吳縣為商所敗潭自擊之即尋峻潭以母老輒
去官還餘世詔轉鎮東將軍守吳國之後徙會稽內
史未發還復吳都以前後功進管武昌縣侯邑一千
六百戶是時一車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

臣倉米一

之又脩瀘瀆壘以防海並百姓賴之咸

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
統軍旅而數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
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
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伉嗣官左右將軍司
馬伉卒于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
宴帝從容問曰卿在明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
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鯪魚蝦鮓未可

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
顧曰扶虞侍中爾父曰臣位不及扶醉不及亂非分
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
書未發而王廞舉兵叛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
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
祖潭舊勳聽以族贖為庶人四年復拜尚書相玄用
事以為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
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駿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
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過拜
駿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
常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
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予谷
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

顧衆字始興郡吳人驃騎將軍崇之族弟也父祕
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
孝聞光祿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
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以討華歆功
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交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

為州人所害崇注交州迎喪植杜預之亂崎嶇六年
乃還祕魯蒞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遣錢
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祚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
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王補南康太
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鄱陽不過
數聚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
以軍期召衆還詔之聲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敦意
以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晷衆又辨明之敦長史
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
柔亦不茹雖
南何以加之敦事
欲以衆為吳

興內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

彝亦讓衆事並不

敢鎮姑孰復以衆為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
為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
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
之前陵江將軍張慙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慙慙
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
而奮又與張慙期效節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揚
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將軍賜為威遠將軍前鋒
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此遣將引繼領甲卒五百
鼓行而前衆與颺慙要擊徽戰于高森大破之收其

軍實謀以冰當還任故硬云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達屯烏菴會無錫內史王訢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為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為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本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

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為分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甯錢弘為吳令軍次路立即斬弘首衆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莘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閔與祈莘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讓讓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都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

時充與武陵王不平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
佛教衆議其康貴每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
要衆入明衆不下車充以衆列望宿望每優遇之以
至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
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長子昌
嗣為建康令第三子會中匡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
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
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

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
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
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
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
任當勉勵其德於齊所位位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
於勤功督察使民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
之任也若聲過其實一人所不與攻之異端為政之
甚害蓋所責者本也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
旱失田闓乃立齒阿新豐塘流田八百餘頃每歲豐
稔萬洪為其頌二千一百一十四萬二千石功以

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忠憤死田可謂益國而反於國信三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楊侯闓昔以勞役免官雖從之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當復國之六山宜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謂不宜復后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為大匠丞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後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往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二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節行征虜將軍與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書以一切

教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教以給車騎將軍郝詵金文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廷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闓歲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李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祿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立於其類然而朱家空布為六俠之首鄺寄書呂興實父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敦驕無而辱其所薄

三寄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愚行彪
之屬風規於冬僻之日虞淵顧眾徇貞心於危感之
辰龍荒為出納之端鯨魚非獻替之術嗚父之對何
其鄙歟

贊曰虞明夙令聲類暮年允之駢角無棄山川廣稱
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
陵敷彪之不撓寧浩放温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
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駁為其選

國史館藏

傳四十六

晉書七十六 文政辛巳

